

人总是在四季之中,但我们四季有多少感知呢?多少日子里,我们对四季的变化以及其中蕴含的惊心动魄的美,是那么浑然不觉甚至无知而麻木。很庆幸,忽然有那么一天,我顺应着心灵的声音,开始了感悟四季的写作。没有任何具体的目标,就是很想把自己放进大自然中,问天,问地,问春夏秋冬,更问自己的内心。其时我已进入生命的秋季,早已过了四十不惑的年龄,却并没有达到“不

运城舜帝陵

储福金

春夏之交到运城。天气开始热了,原以为位于北方的运城要凉快些,但运城是个洼地,感觉比南京还要热一些。进了舜帝陵景区,气温似乎清凉了些。比起不少旅游景点,舜帝陵更宽敞古朴,显得大气。也许是到了一定年龄的缘故,如今我对风景区的审美,不再喜欢园林中精巧的人工堆砌,而欣赏像舜帝陵这般有着厚重历史感的简朴建筑。

全国重点保护的文物单位舜帝陵,有几处吸引我的神思:先看到的是古柏。在舜帝陵,有两组被称为“活柏抱死柏”,从树根处便交缠在一起,又被称为“连理柏”和“母子柏”,其形苍劲,肃深古茂。从说明牌上看,树龄竟有四千年之久。真正久久地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史。运城古称河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华夏民族的始祖黄帝、炎帝、蚩尤,尧、舜、禹,都相继活动在河东大地上。其根因是河东有盐湖,人的生存离不开盐。河东亦是兵家必争之地。据传说,当初黄帝和蚩尤竞争河东盐湖,创造了“黄蚩战争”的历史。又有《黄帝经序》中语“黄帝杀蚩尤,其血化为卤,今之解池是也”。解池又称河东盐池。再看到舜帝陵园中的一个石棋盘。我在石棋盘前停留良久。传说尧想用围棋来训练儿子的智慧。也有传说舜因儿子愚顽不化,于是创造了围棋以教化。更有传说,是尧看到舜与儿子在下棋,棋道即人道,棋道如兵道,尧发现了舜有着不凡的智慧与品位,最后尧把两个女儿嫁给了舜,后又将帝位禅让给了舜。这大概是有关围棋最神奇的传说了吧。

古河东,后因“盐运之城”,得名运城。古代盐与铁十分重要,皆为官办。盐是人的生活必需品,盐湖的盐要运往全国,运城的情景会是如何的热闹。盐运重要的途径是水运,农耕社会,水也是很重要的,舜后来便把帝位禅让给了治水有功的禹。有水须有桥,黄河在运城地界过,这次旅行,我登过黄河边的鹳雀楼,也抚过运城的黄河大铁牛,黄河大铁牛坐落在永济的山西运城蒲津渡,当时牵连着的是黄河上最早建造的一条浮桥。蒲津渡曾是黄河上最大的一个渡口。黄河大铁牛是世界上现存最重、历史最早、工艺水平最高、造型最优美的铸铁铁牛。铁牛的边上都有一个铁人。在运城舜帝陵古柏前,有着一尊很大的舜帝抚琴的石像,传说舜帝在盐池边巡逻时,他看到了盐花,兴奋地弹五弦琴唱着《南风歌》。由于盐湖内的化学反应,“冬天出硝、夏天产盐”,湖中钾、钠等成分浓度不同,加上盐藻、卤虫的繁殖,在高温和强光作用下,就形成了“七彩盐湖”的奇观,从“一池雪”到“七彩光”的华丽变身。这奇景自然让舜帝动情弹琴,并引来凤凰栖于梧桐。

想舜帝琴棋皆佳,是非常具有艺术才能的帝王,不由我凝神叹息,同时,对运城这片土地生出许多的遐想。



灵魂飞翔的姿态

徐立京

感”的境界,一些事明白了,一些事仍然不明白,或者明白的也不过是自认为明白而已。

飘荡的思绪,零落的文字,当我与《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组画相遇时,系统化的思考和写作被激发出来了。古老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成为画家探求宇宙世界与文化

演变的载体,也成为我体悟自然与生命的切入点。

时光开始变得不同以往。追寻着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脚步,去体会天地之变、四季之变、生命之变,每一天都变得不一样了。日子不再以周计、以月计,而是真正以天计,在每一天的每一刻里,我都把身心沉浸在天地变化里,看那远山,看那流云,看那街边的树,看那巷尾的花。不管是身在京城的繁华都市,还是居于南国的滨海小城,我与自然、与四季、与自己的内心是从未有过的相融相知。

我仿佛穿越到了古时,那时的大自然没有工业化城市化的痕迹,更本真更质朴更纯净。古人以一双慧眼和一颗细腻的心,观花开花落、燕来燕往,总结出了博大精深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在这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里,有亘古不变的宇宙天象,有应时而变的物候现象,有自然万物的交替叠替,宏大与精微极其奇妙地交融在一起。与古人的智慧神交,站在21世纪大都市的建筑丛林中,我不再与自然疏离。即便只是看到人行道上普通的绿化树,抑或乡村道路旁不知名的野花,我都开始读懂这一枝一叶在每一季里的变化,以及它们和浩瀚宇宙的联系。大自然从来都在护佑着万物,

宇宙万物的生命从来都在天地之气的呵护中不竭地生长,只不过是那浮躁的心不曾去细细品味,便也不能灵敏地感知。“汝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汝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汝心外。”王阳明此语我初见便喜欢,却不知何意。在对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每一天的感知里走了几个往复,似乎就有一些明白了。心里始终有那么一朵自然的花在开着,便多了几分欢喜。

日子变得充实而安静,也前所未有地细致了。我的家乡在西南的群山之中,虽是偏远,却有着四季如春的宜人气候。几十年前我刚到北京时,就被这里金秋红叶与初春新绿的美景所震撼,那种叶落重生发新芽、满眼皆是最新鲜最柔嫩绿意的、经历了漫长冬天才到来的初春,真是太美太美了,而在满山秋色里层层叠染的红叶的绚烂,让我觉得只有站在家乡河边眺望远山那醉人的晚霞才可以媲美。可惜,这样的美景十分短暂,老北京人用“春脖子”“秋脖子”来形容春夏、秋冬的转换之急速,我也为北京春秋两季短暂而觉美中不足。直到走进了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世界,才知己之愚钝。其实在冬至初候“蚯蚓结”的时节,天地之阳气便在到达极致的阴气中开始生发,凛冽的冬意里已开始孕育春的气息,由冬至、小寒、大寒而至立春,初候“东风解冻”之时的北方,尽管目之所及依旧是寒林远山、疏枝衰草,但天地之气的本质已然完全不同,春天的气息已经隐藏在冰雪消融的伊始中,隐含在草木返青的等待中。以五天为计,感受“蛰虫始振”“鱼陟负冰”“獭祭鱼”“候雁北”等等一个个物候时节的变化,我充分体会到鲜明而细腻的去冬春来的脚步。春天早已来到身边,过往的我却茫然不知,还在那里以抱憾之心翘首以盼,此种愚顽,就是只用眼睛来看四季的表面,而没有用心去体悟天地变化的本质。有此感悟,我内心的从容和感恩便愈加坚定而厚实了。天地有大美

前几天,有位年轻的记者问我:小时候,您都玩什么游戏?我笑了。小时候,我玩的游戏,今天看来,又老又土,和如今高科技的儿童游戏,更无法相比。我想起了小时候玩的一种游戏,告诉了这位年轻的朋友,是拔根儿。这是一种秋天因季节而特有的游戏。秋风起时,树叶刮落一地,拔根儿正当其时。当然,得是白杨树或梧桐树阔大的树叶,拔根儿的“根儿”,指的就是树叶中间连接叶脉的那根叶茎,我们管它叫叶根。用手从叶根的底部向上秃噜到叶尖,发脆发黄的叶子连同叶脉,被我们全都秃噜掉,只剩下叶根,有的发黄,有的发黄,有的黄绿相间,也有的微微泛红。它们很长,有些粗,颇有韧性,用手很难折断。真的很奇特,别的树叶,很难像这样结实,花叶的叶茎更是一折就断。拔根儿,就是拔这个叶根,一人手里拿着一根叶根,将叶根交叉,使劲儿对拔,就像拔河一样,看谁把谁手里的叶根拔断,谁便是胜者。就是这样的简单,就是这样的乐呵。拔根者,使足了劲儿,憋红了脸;围观者,瞪大了眼,拍着手,跺着脚,大呼小叫。

童年的游戏,别看拔根儿入门级低,没有什么技术,更没有科技含量,也没有辅助器材,就是白杨或梧桐的树叶,外加上我们的手,却因有伙伴参与其中,有了胜负的较量,游戏有了比赛竞争的味儿,增加了趣味,心理发生了跃跃欲试的起伏跌宕,简单的游戏,变得丰富起来,充满不可测的意外。就像再不起眼的薄云彩,可能在瞬间下起哗哗的雨来,倾泻在我们的头顶,淋湿我们的全身。游戏最开始盛开的花,在这时便结成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果子,风味独特,时令感强,过了这村就没这店。

当然,这样的拔根儿游戏,只有到学校去玩,我们大院子里,只有枣树槐树,没有白杨树,更没有梧桐树。学校里,也没有梧桐树,但有白杨树。课间十分钟休息,或者放学后,在地上捡白杨树叶,靠运气,也要看你的眼力,能不能一眼相中最厉害的一片白杨树叶,成为你战无不胜的秘密武器。我和伙伴们常会为彼此都看中的一片叶子而争执起来。在满地遍访不遇知音的时候,我们也会扬起

而不言,每一候、每一节气、每一季,都包含着天地对万物生命的仁爱,“春风化雨”固然是对生命最好的呵护,“土润溽暑”的炙烤、“草木黄落”的凋零、“征鸟厉疾”的苍劲,又何尝不是对生命最好的历练呢?如果柔弱的荔草在大雪时节的苦寒中都可以挺出新芽,世间的万物又有什么理由去辜负天地的大美呢?四季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走在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里,便也走在了无比丰富、华美而厚重的文化时空中。中华民族古老的智慧、哲思与诗意,

经历了千年岁月而依旧生动鲜活,并在这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带给我们新的启迪,展现出新的价值。“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上善若水”“和而不同”的中国智慧愈发显现出生命力。如果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所代表的中华文化的价值观能被世界更多地了解,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这个世界会减少许多的纷争,增加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对宇宙万物作为一个整体的尊重与敬畏,世界将因此而变得更美好。而中国人应当更加懂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道理。每个生命都拥有自己的四季。今天的我,对四季的每一天、每一刻都心怀敬畏与珍惜。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每个时节,承载着我对于天地对生命的感悟,而我最喜欢的一篇,是《小雪三候,闭塞而成冬》——生命的气息即使处于天地闭塞之中而终将凝结,灵魂的翅膀也总会在那风雪飘过的天空凝固成飞翔的姿态。这是我对小雪三候的感悟,也是我对自己的生命期许。

记得这条这件绒线衫是灰色的,母亲说绒线衫很高级,十分绵软,绒线衫洗了多次也没有变形。这件绒线衫父亲穿了好多年,当父亲穿着它的时候,母亲时常会感慨地对我们说:这件绒线衫是你们寻知了花的钱买来的,你们从小就懂事。而我自己则用卖知了花的钱买了一支钢笔。记得这支钢笔是上海产的英雄牌铤金笔,笔套是白色带条纹的

小脸,望着高高的白杨树,渴望风吹落下新的叶子,看看有没有中意的。我们也会踮着脚,蹦着高,够树枝上的树叶,希望自己亲手摘下的树叶,能够带来好运。不过,我们的个子都不够高,连最矮的枝子上的叶子都够不到。拔根儿的游戏,有了这些铺垫和额外动作,让游戏多了腾挪跳跃,多了几分期待,多了暗中较劲。为了让自己的叶根增加战斗力,我们常会把自认为最厉害的根儿,垫在球鞋的鞋垫底下,用脚丫子踩它一天,再沤它一夜,据说球鞋越臭,越会让根儿变得韧性更强而所向无敌。反正管用不管用,我们都会这样做。我曾暗自瞎想,这样做,有点儿像模大酱和腌咸菜,让一般的豆子变成了黄酱,让一般的菜变成了美味的酱菜,发酵的道理相似,我们的叶根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了吧。

类似这样拔根儿的游戏,我们的童年有很多,比如拍洋画、扇三角、弹球……但买洋画和玻璃球要花钱,即使是叠三角的烟盒,也得跟大人要,而且要等到大人抽完烟后才能要到。拔根儿,无须伸手朝大人要,也不用花一分钱,白杨树的树叶有的是,秋风中落下的叶子,足够我们拔不完的吧,更足够我们垫在臭球鞋里沤它们而成就我们的常胜将军。我无意美化我们物质生活贫瘠的童年游戏,也无意贬低如今花样迭出的高科技电子游戏。我只是想说,每一代的童年游戏,尽管翻天覆地的不同,却是只有变化,没有进化,因为游戏本身带给童年的快乐,是相似的,也是独有的。

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曾经说:“只有当我们长大成人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懂得童年的全部魅力。”或许,真的是当我们长大成人甚至当我们老的时候,重新回望童年,才感到那遥远的游戏,比如拔根儿,在流逝的时间和回忆的心理这样双重作用下,格外焕发出难有的魅力。这样的魅力,属于我们这一代,下一代会理解吗?我不敢说。但我敢说,在任何一个长大成人回忆自己童年的时候,游戏,哪怕最简单最原始最笨拙,也是童年背景中最耀眼的细节,如同夜空中缺少不了的那些细小的星星,眨着眼睛,隔着时空望着我们。

金属,笔杆是青色的硬塑料,价格是2元5角。每年暑假,我与小伙伴们几乎每天都会结伴去毛竹山,一边寻知了花,一边打打闹闹,于是,他们都成了我的好朋友。即使过了许多年,当我回到家乡与旧友相见的时候,他们还会用含义丰富的眼神看着我,然后用戏谑、开心的语气爆出一句:一朵知了花!好像这是我们的接头暗号。

虽然我已在上海生活多年,但对莫干山仍然经常梦魂萦绕,在对童年情景的回忆中,也有一朵朵的知了花。那年暑假,我成了临时的“中华小当家”,经历了最初的厨艺历练。不一样的暑假责编:郭影 史佳林

十日谈

不一样的暑假责编:郭影 史佳林

送元二使安西 (中国画) 戴敦邦



莫干山的知了花不是植物,而是蝉拟青霉菌寄生在同翅目蝉科昆虫上所形成的虫菌复合体,学名叫金蝉花。知了花是一种药用价值很高的名贵中药材,据说只生长于横断山脉与天目山脉,莫干山处于天目山麓,也是知了花的生长地。

刚放暑假,大多是黄梅季节,莫干山上总是云雾缭绕,细雨绵绵。与此同时,知了花也开始在毛竹山里生长。每年放暑假,我与邻近的小伙伴就会结伴上山寻找。知了花并不容易发现,一则是知了花会被杂草与毛竹的枯叶掩盖;二则是知了花的生长没有规律,有时会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集中生长,有时候却是连走几个山坡也不见踪影。进入竹林后,一开始大家都低着头,眼睛盯在

地上,屏气静息地仔细寻找,整片竹林里静悄悄的。但突然间,幽静的竹林中会传出一声大叫:一朵!而更令人激动的是,这位小伙伴接连有新发现,于是他又会大叫:两朵!三朵!每当此时,性急的小伙伴就会奔过去看。有趣的是,这些小伙伴刚刚奔到,喘息未定,别处又传来“一朵”的大叫声,于是,这些气喘吁吁的小伙伴又会忙不迭地奔向下一个幸运者。此时,只见好多个小伙伴在山上疾速地跑来跑去,就如山间的一群小精灵。有时候,会有个别调皮捣蛋的小伙伴故意作弄人,没有找到知了花也大叫一朵,让其他小伙伴白白奔走一次,然后得意地哈哈大笑。

为了寻找知了花,我几乎

踏遍了莫干山的每一片竹林。让我觉得奇怪的是,莫干山虽然有大片竹林,但知了花生长的区域却不多,而且一旦越出莫干山风景区的核心地带,到了周边的后坞、南路等地,知了花就更加罕见。

找来的知了花晒干后,累

莫干山上的知了花

赵建中

积到一定的数量,我就会与哥哥一起下山走到庾村,将知了花卖给庾村供销社的收购站,价格记得是2-3元。收购站会根据知了花的干湿度,或者是照实际份量算,或者是酌情减去一些份量。此时,我们会用充满期待的眼神看着掌秤的营业员,希望能秤下留